

推荐语：

《妈妈的箱子》与《玉梨魂》，都是关于女儿与母亲的故事，也都是从女儿观点重建母亲生命的过程。从疏离到了解，从对立到体恤，从分隔的个体到结合的生命体，女儿与母亲终归形成一个迟来但想望的圆融世界。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结构所形成与产生的压迫尽管无所不在也难以逃避，吴倩如的剧作将关注焦点集中在女性本身，以女性生命的细致叙述与感悟，作为对于她们几乎注定的悲剧性的回应。

——柯思仁，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玉梨魂》创作指导

女儿的叙述看来随意琐碎，实质的构成却不失机妙。箱子成为叙述的支点，其中的旧物，逐一幻化成了母亲与家人的纠缠关系与情愫，铺排得当，演绎有机。

——余云，作家，《妈妈的箱子》创作指导

这是一个不完整的脚本。但正因为如此，它就要求了别人把自己的艺术体会也注入进去，一下子就把剧场的沟通的广、深、高度打得很开，这其实也是当代剧场的特点，我们对同一个剧本可以有很多个诠释、视角，剧本本身甚至可能只构成创造过程中的一部分，还可以继续发展、融汇。

——郭宝崑（已故），新加坡实践剧场艺术总监，《妈妈的箱子》导演

我一直以来都在寻找一种比较入世、充满爱与恨的题材，来成为我理想中的剧场的载体。

《妈妈的箱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剧本——它没有一个明显的主题，却有那么深、那么粗涩和乡土的感情。

——林仁余，剧场艺术工作者，《妈妈的箱子》（英语版）导演

开始时，我觉得这个剧本很“女性主义”，作为一个男性，这点很吸引我，后来排着排着，我却渐渐认为这里头不仅是女性的解放问题，也包含着人性的解放。

——黄卫民，剧场艺术工作者，《妈妈的箱子》导演

每次想到《玉梨魂》，总感叹家人之间的许多日常，看似平淡，却也可能暗藏不太明显的玄机；许多没有说清楚的事，只会慢慢揭露，等待日后由不同的人拼凑成形。

——杨君伟，跨媒体人，《玉梨魂》导演